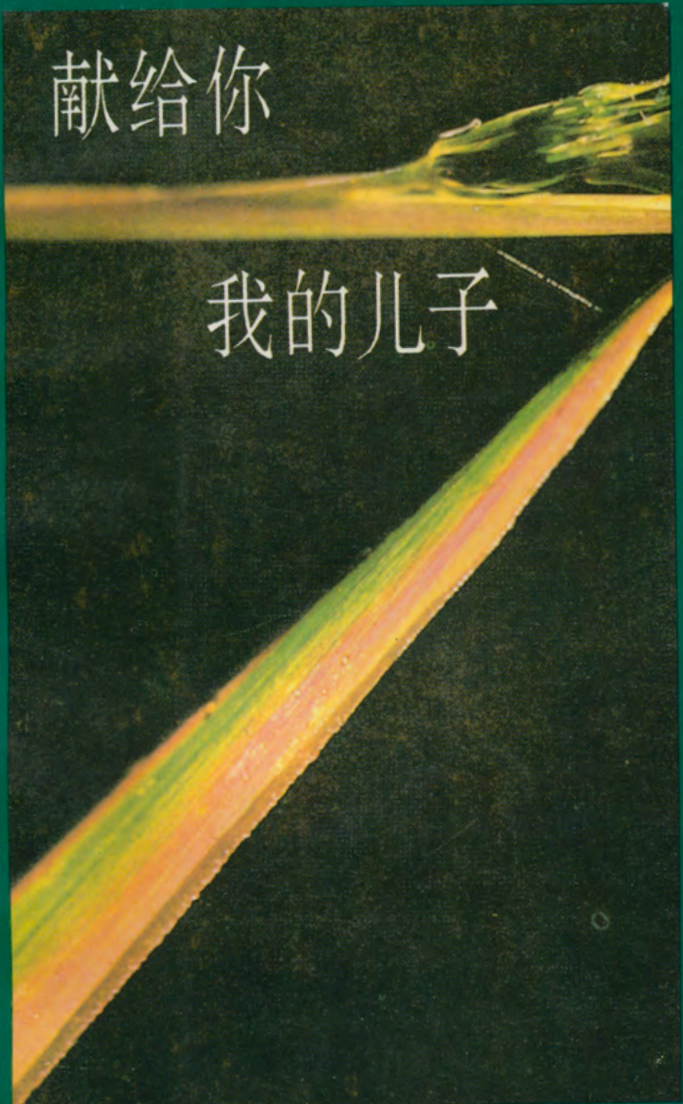


[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诗集

献给你

我的儿子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xt is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A horizontal yellow line runs across the middle. A diagonal streak of rainbow colors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run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top right. The overall effect is ethereal and artistic.



1991 · 北京



د. سعاد الصباح

A stylized signature or calligraphic mark in white ink, consisting of a horizontal line with a small, pointed shape above it.

等地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当场赋诗，赢得很高荣誉，被人誉为“科威特最出色的女使节”。

她是科威特著名的女学者，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重点研究石油经济、海湾妇女、国际政治等问题，出版了《科威特经济的规划发展与妇女的作用》、《科威特经济概论》、《欧佩克：从前的经验与未来的面貌》、《产油国的经济发展与最近的经济变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石油政策》、《今日世界之经济与政治》、《穆斯林妇女在海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此外还为报刊写了数百篇题材广泛的文章，得到了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的普遍好评。人们说她以个人的努力，成功地为科威特创造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光环而引起世人注目，她自己也成了海湾妇女的光辉榜样而备受各国文学界，特别是东方文学界的尊崇。苏阿德·萨巴赫博士原打算为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写篇前言，但由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吞并，我们至今尚未收到，实在是件憾事。现在，我们决定用她的新诗作《永生》暂代前言。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特别是中科两国人民和文化界的友好联系与交流，广泛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阿拉伯文学著作，我们几位阿拉伯语工作者分别翻译了女诗人苏阿

德·萨巴赫的近两百首诗歌，荟集成《苏阿德·萨巴赫公主诗集》，作为我们对加强中科两国友好关系和发展中国的东方学研究而做的一点菲薄贡献。我们选择在中科两国建交二十周年（1991年3月22日）和科威特国国庆三十周年（1991年2月25日）之际出版她的诗集，当然也包含着—层庄严的纪念意义在内，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苏阿德·萨巴赫公主诗集》的初衷。我们毫不怀疑，这件工作肯定会加强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联系。

李光斌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高举火炬吧	(46)
我与来世	(50)
灾难	(52)

永生

(代前言)

象参天的大树，
我们将巍然屹立着永生。
似科威特海的波涛，
我们会汹涌澎湃地永生。

不，
我们的太阳，
你们盗不去。
清晨的不速之客
驾驶着隆隆的坦克飞机；
有谁见过“坦克对话”？！

不，
在我国大地，
你们绝然找不到，
任何星星为你们指路。
你们也绝然找不到，

失望打碎了我的美梦。

啊，

我向你奉献甘泉，
你却给我沙漠。

啊，

我向你奉献彩虹，
你却将我困围。

啊，

我向你奉献出安拉的支持，
你却将我占领、粉碎。

啊，

你将群鸟烧死，
却向羽毛表示歉意。

如果我如疯似狂，
请你不要介意，

因为

你没给他人留下选择的余地。

凌晨踏着我们身躯而过的人啊！

我要问你：

我们犯了什么错？

难道说

我们有哪一天否认过爱的宪章？

我们否认过吗?!
我们与你们同欢乐，
我们与你们共患难，
为何你们一剑刺进我胸膛？
又为何践踏我的家园？
为什么使我平安的祖国尸横遍野，
到处是断壁残垣？

凌晨踏着 we 肢体而过的人啊！
呼救何效？
话语何益？
从肉到骨我已被压成齑粉。
啊，
谁还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已被深埋在荒丘野地。
阿拉伯之剑刺入我后心时，
历史已被颠倒。
堂兄弟将我杀死在床上时，
阿拉伯之梦已经云散烟消。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 于伦敦

我的话语是我深沉期望的表露，
我的字符展示着正当的权利。

这就是我的诗，
我将为爱子的灵魂，
为家人、亲朋和被窃夺的权利，
咏唱我的诗句。
我将带着丧子之母的倾盆泪水，
在异乡不停地朗诵我的诗句，
让它免遭飘泊的孤寂。

我的爱人我的笔
我的思念萦绕心际。
噢，我亦眷恋地将你拥抱在怀里。
墨汁滴下欢乐的泪，
用字符歌颂真主赐我的欢愉。

我的笔，我的精神之子，最丰美的赠予，
我的笔，天光的优美，心的憩息。
面对生命的灾难你傲然挺立，
用那痛苦的挽歌揩净伤口的血滴。

我的笔，你是人生的良知密友，
你是我最亲密最高贵的伴侣。

每当酷热炙烤着心灵，
你便把火焰窒息；
每当恶浪狂卷，
你便把溺水者救起。

你呀你，在我的话语中超前跃起，
你深解我的苦痛，素谙我的隐秘。
噢，你俨然廉洁之士、引路的使者，
忠诚无比。
噢，你这天使，用无限的慈爱拥抱着
心地。

无论我的辇子在世或远离，
你都是我的密友，
将我的声音聆听，做我的伴侣。
悲伤降临，你为我承担着几多痛苦，
时世微笑，你与我欢歌同曲。

难道你们已经忘记？

难道你们已将真主的崇拜者穆巴拉克
忘记？

是他使尘世祥和无比。

当你们酣然入睡，他却彻夜不眠，
让平安笼罩着夜的静谧。

他那博大宽容的心怀高贵仁慈，
用满腔热情使众目充满惊喜。

那温柔似天穹普施的细雨，
那不屈永远与自尊并立。

他有一颗稚童般纯洁的心，
充满善良、可信和诚挚。

骁勇的汉子，男子中的豪杰，
你们哪点哪处能与他相比？

你们莫非忘记了他是海湾的苍鹰，
美姿矫健，英名万里。

他是书本中最辉煌的一页，
昂首挺胸，一身豪气。

他的美名镌刻在祖国的心中，
众敌披靡，他将被青史永记。

如果你们变成了灿烂群星，
他则是浓云遮蔽的太阳的光炬。

不要说他要求裁决，
他比裁决崇高无比。

人人心中有其尊位的人儿，
只把裁决当做一场滑稽。

希望消尽，考验无需。
他是我未来中安稳的栖息地，
他是我痛苦黑夜中的光明和安慰，
他是我的希望、财富，
他是我多年的梦想，璀璨无比。



欺 骗

可怜的心啊，
当我的手将刀从它那儿移离，
我是如何地将它骗欺。
我违心地对它说：
明天，生日的欢乐将美化宅第。
明天，二十九号
我儿子的十三岁生日，
满月般的妙龄佳期。
心回答说：
不要再骗人骗己。
生日已不辞而别，
美妙的希望早已飘离。
光明之心黯然无光，
生活本身索然无味，
残留的岁月充满疲惫和迷茫，
你双唇上的微笑在哪里？
生日礼物正托在你双手里。
生日鲜花对你摇曳，
生日蜡烛使丛林遍布魅力。

如何满足久长的渴望，
不，真主啊！
我将把我的躯体投向烈火，
但决不屈顺狱卒的猖狂。
我将转身远离爱的故事，
为被剥夺者的尊严高声歌唱。



降雨吧，苍穹

是的，
降雨、降雨吧，苍穹，
我们在黑夜中的悲剧全然相等，
我失去了他——
我为他把终生泪水相许——
请同我一起把号丧的悲声倾送。

是的，
击雷吧，让我听见痛苦的回声隆隆，
我已失却了希望，
泪水阑干，
相见时日方可止终。

是的，
把这里的一切击碎，
然后将其化做微尘。
是的，降雨吧，
让悲伤将我化溶，
然后，把我变成水滴，

我炽烈地爱着你

我炽烈地、真诚地、感人地爱着你，
你是我灵魂的灵魂，
我以你的芳名深情吟唱，
亲爱的，你多少次相约来访，
于是，我身着华衫，
使秀发如绸缎般舒展闪光，
我使我的白昼升起几个太阳，
使我的夜晚悬起几轮月亮。
我使我的诗歌韵律美妙，
使我的空气四溢芳香。
那急切的期待使我的心儿飞飏，
那短暂几秒竟如世代轮番久长。
终于，我的幻想萎缩，
我的悲伤膨胀，
我的梦想渺如蜃景，
我的想象盲无方向。
你，你呀你，
撕扯我破碎的心，
用悲伤和火把我炙烫……

我的夜晚曾短如一瞬，
你走后，它漫漫冗长，
我那迷人的微笑已远离唇边，
我形影相吊，独自把樽中苦酒品尝。
我一人步入花园，却不闻花香。
太阳为我悲怆自尽，
为我们的命运苦泪流淌，
然后，疲惫地堕入海中，
失去了温暖和光芒。
仿佛我们的爱的沉落是一切黄昏的
导向。

我的记忆衰弱，几乎寻求保护，
现在却催我奋亢。
带领我重蹈旧途，
那里曾有我们的足迹行行。
送我走进花园，
我们曾为它灌溉了芬芳。
然后，用安全拥抱我，
我们曾在那安宁中建筑了宫殿楼房。
你我手掌相握，
幸福，温馨，安详，
你仍是被赎身、被选择的对象。
你仍是我的王子，
是我美好的希望。

你仍是我眸子中的光明，
是我伟大的爱的力量。
你曾是我的第一个爱，
亦将是我最后的爱乡。



问

你的小伙伴们在打听消息：
两月已过，亲爱的穆巴拉克杳无踪迹，
我说：他旅行在外。
他们问：何时是归期？
夏天已光临我们的海岸，
他现在哪里？

啊，孩子们，
命运对我们残酷无比。
它杀戮了我生命的至宝，
使享有圆月妙龄的人儿无声无息，
它使我心中烈火熊熊燃起，
让光明从我的天穹堕落、戕杀自己。
用鲜花装扮我青春的人儿在哪里？
他在珠链上闪耀得最华丽。
他是我终生所见的最美妙的形象，
他是硕果甘甜、满怀怜悯的土地。
十二岁男孩尚未具备男子气，
我用最芳香的围墙保护着他，

使他免遭时世的伤逝，
但是时间的怀疑迅速叛离。

啊，我的孩子，
你不见我心头的泪水如滂沱大雨，
你不见背脊弯曲，希望破碎支离？
我与希冀同从巅顶坠下，
真主怜悯我，
何时是我久盼的日期？
我不能再滞留人世一日，
请温存我的心吧，
若不是我信仰深沉，
已经把我的信念叛离。

啊，残酷的人儿

你，你是将我的黑夜变成白昼的明灯，
你，你是我时光沙漠中的翠绿美景。
不要询问我的忧愁，它深深无底，
不要询问我的泪水，它是水与火，
是火山和海浪的会聚，
当日月毁掉我美好的梦，
当小丘的玫瑰凋蔽，当鸟儿飞离，
当你走后花园变成废墟和荒地，
我用微笑的帘幕将悲愁遮起，
不要询问，
词语死亡，谈吐长寂，
忧伤如障，把我的心儿封闭。
你走之后，
仇恨在我和时世间燃起。
啊，残酷的人儿，
你久驻心中却要别离。
思恋中，
我的心是你最高贵的住地，
它俨然百花之园。

硕果累累，香飘万里，
怀着我们相见的美梦等待佳期。
快点，快点啊，我的灵魂，
快来与我相聚！
快点，快点啊，我的灵魂，
立刻投进我的怀抱！
快！莫嫌迅疾！



从乌姆尼叶^①到穆巴拉克

兄弟，我已渡日如年，
起来吧！
用姣好的微笑做为给我的贺礼，
回来吧，
送我玩具、鲜花和百合的美丽，
回来吧，
驱净家庭天空中的愁云伤逝，
你曾是这所房中的风琴，
今天，音乐声寂气绝。

兄弟，为了母亲，
请平平安安重归故里。
起来吧，
她已然鲜花过早地凋敝。
在那欢乐死亡、歌声消匿的春季里，
当她美好的希望破灭时，

① 乌姆尼叶是诗人的大女儿，穆巴拉克的姐姐。——译者

就在这里，最甜美的话儿系着你和我，
你向我倾诉着美好的希望、追求的探索。
你说一旦成年，
愿住这小丘环抱的住所，
我倾听你娓娓言辞，任想象驰骋，
我看见了，在那未来的日子里，
我的孩子茁壮成长，
艳美绝伦的新娘在他胸前依偎。

噢，空想将我掷入迷茫的世界，
流水如蜃景，堤岸如虚设，
为我编织美梦的住所，
已在生命结束前埋葬我梦幻的坟丘。
莫非我们建造了它，
为让流沙将其覆没？
难道我们栽下鲜花，
为用泪泉解其焦渴？
但愿这住所从未闯入我们的心窝。

但 愿

但愿母亲让我在蒙昧时代降生，
那时的人们扼杀女婴。
免得女儿长成如花的母亲
咀嚼丧子、病痛和诸种灾难与不幸。

但愿母亲生我时将我扼杀，
丢下我，让我忍受不可更改的前定。
但愿她在梦境中不曾把我呼唤，
灾难扯裂我的身体，
祸患揉碎我的心灵。

但愿真主让我入世生活时，
未给我心怀忧伤的人形。
让我做荒郊的飞蝶，野外的青草，
让我是黑暗的光明，唇边的歌声。

但愿他们在我与坟墓成亲之日，
取出我的眼睛，
但愿他们在时世剥夺我的爱心之前，

扪心自咏

心啊，请把我的小船推向光明，
带向安全，
我已受够暗夜的悲愁，分离的震撼和
岁月的熬煎，
你曾像花园，以迷人的芳香，斑斓的
色彩傲立苍穹，
你曾像太阳，用璀灿的光芒拥抱着大地。
但是，你变了，俨然弃地废墟、枭鸟乌鸦
的家园。
鲜花干枯，
光华如灰烬般黑暗。
爱情只是消夜的故事，
甘露已是眼中的泪珠。
啊，心啊，你若掌握我的命运
和真情的爱恋，
我定坚强不屈地忍耐，
把遗忘的幸福迎至眼前。

但，在那广阔的爱园中，

我丢却了自身残存的毅力，
竟如逐人身后的幻景，
在人生之途上跌滑磕绊。
啊，爱，悲惨者的庇护，
真主的慈悯，
没有你，我不见真主的辉煌，
不觉信仰的甘甜，
没有你，我失足落坡，
无法再踏上我的路面。
请把我的小船带到安全的岸边，
请平熄那因受禁而产生的烈焰，
请把那保证再赐予我，
它使心向遗忘归返。



请勿责备我

如果我的痛苦不绝，
我日月的鲜嫩已成黑暗枯焦；
如果我渴望那幸福的爱，
在你怀中把怒火喷泄；
爱人，请不要把我责备。
我能向谁人诉说苦痛，
又能躺入谁人的怀抱？
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爱情的誓言使你近于任何亲人，
请接受我的一些忧愁，
请承担我痛苦的纷扰。
你是母亲、父亲，是爱人，是孪生同胞，
啊，你是我心的搏动，
是血液在我周身环绕。

噢，但愿你了解我黑暗路途上的悲剧，
我该如何讲述，失望已驱散我的话语，
我该怎样形容，言辞已在口中死去。
沉默践踏了我的自由，使旋律低落无比。

时世以罪人的狂暴在我的孱弱上奔跑，
扼杀了我夜晚的星光，
将我终生投入黑夜的波涛。
它把艳阳变成了黑暗的火，
我的命定竟像贪婪的孩子与我背道，
他认罪恶为乳，
虽已残年，却未断乳，
只思邪恶为饱，
更把那滚滚的失望之流向我掷抛。

救救我吧，亲爱的，
从这黑暗的命运中将我拯救；
救救我吧，我的王子，
将我从这虚无的深渊中打捞。
眼望着晨阳的艳丽，
如何去听那追悼会夜晚的哭嚎。
我的生活之花风华正茂，
请育熟我的花苞。
还我那被启迪的娇媚，
还我生活的姣好。
请像春风般在我的青春中吹掠，
请以美妙的幸福把我的春天照耀，
请用我炽热的爱唱出你的曲调，
请把从失望的土地举向众峰之骄。

信 仰

莫问我的悲剧的色彩、热泪的流向，
在我之前，丧子的母亲从未将这般痛苦
品尝。

我的孩子，曾是我的爱人、生命和希望，
亦是我的父亲、兄弟，
他就是我自身的形象。

他俨然女王的王冠，耸立在我的头顶，
他是我的启迪、创造，
是我最美妙的歌唱。

他像和煦的春风，新鲜潮润，诗意沸扬，
他情真、不屈，行为高尚。

我的孩子，曾是我眼中的光辉，酣睡中的
梦想，

是我存在的资产，是我祈祷的欲望。

但些许疏忽，使我丧尽一切，
存留的只有对他不尽的忆想。

殿堂忧伤地哭悼亡人，
玩具不倦地把旧友寻访。

书籍探问着主人和死期，

消失了，甜美的微笑伴随着美好的形象。
噢，几转愁肠，
从我的心火，失望和薄弱之间，
涌入不尽的愁伤，
令我步履踉跄。
啊，我的生命之光，
我的双目只见长夜茫茫，
在宅第的瞑暝之中，
我生活在遗忘的海洋。
灾难蹂躏着我的孩子们，
使他们目光彷徨：
他们的兄弟在哪里？回归还是前往？
我语言哽咽，热泪在我的声音里流淌：
他在幽冥世界，在云层之间，在光华
之上！

啊，我的孩子，
但愿你知道我的夜晚时光。
倘若大地为纸，海做墨池，
我定用纸笺把宇宙流满，
诉尽充满悲伤韵律的诗行。
请向真主祈求，
● 用仁慈笼罩我生活中残存的时光。
直至我走向死亡，

我对独一无二真主的信仰，
是我得救的唯一力量。



祈 祷

我的话语像苦涩无比的芦荟，
像我那滚烫灼热的泪滴，
自从死亡之手扼杀了我最高贵的蜡烛，
灾难的磨盘不停地将我的肋骨磨成
粉齑。

噢，亲人的愁凄，悲凉的怀念和回忆，
噢，悲哀的呼喊，伤痛的呻吟和叹息，
折磨我的不眠之夜，
和那遍布各方的黑暗凄迷。

啊，真主啊，请接受我的祷告、顺从和
虔诚，
它是在思念和饥饿之中奉献给你的
牺牲，
以实现与我那一去不返的儿子的重逢。

高举火炬吧

在我的祖国，在我祖辈美丽土地上的一处处住所，
有我的无数消息，和那长长的、长长的秘密。

今天，我对亲朋诉说我的苦愁，
也许，这将把我心中的惆怅荡涤……

啊，祖国，你离开我比星辰遥远，
内心的创伤在哭泣……在吟唱歌曲……

黄金的炫耀诱惑了陌生客，
他们非法地践踏了我父母的土地。

街邻的习惯是狡诈和背信弃义，
自由之心岂能任权利受伤血滴？

在我的祖国，在我祖辈美丽的土地上的
一处处住所，

失望使人民把高贵的历史忘记。

梦想和希望消融于灼热的泪滴，
滴泪成血，为受囚的权利哭泣。

人们的道德已成废弃的旧币，
伤痕的泪水把爱云遮蔽。

每当我重归故里，俨然陌生人被家人
护卫，
他们同我一样，均是被掠土地上的生客。

我们在祖国的土地上俨然与羊群为伍，
那里黑狗觅食，猪猡喊叫群聚。

也许有朝一日，他们竟以城市之名将我
们吃食，
思想正在失落，人民成为侵略者的祭礼。

经过这巨大的屈辱，我们变成陈旧
的历史，
俨然破烂的画图。啊，画面凄迷！

他们将说：曾有个科威特酋长国出现在

这里，
陆地繁荣之前，他们已在海上举起了
文明之旗。

当王国、国王尚未出现，城市尚未耸立，
他们的船只已出没在大洋的风浪里。

这激起了诸家新文明谬论的妒嫉，
佯装忘记他们正把古老文明承继。

啊，年轻的人儿，我向你们寄托了我最崇
高的理想和希冀，
祖国的全部遗产和财富都掌握在你们
手里。

奋起吧，趁城市的旗尚未被洪水淹没，
奋起，从思想的昏睡和静止的俘获中
奋起！

奋起吧，忠实的手中没有火和石油，
没有，你们不知隐蔽的贪婪导致的危机。

抛弃一切耀眼之光，忘却一切装扮的
华丽，

让你们的手臂忠实地捍卫权利。

沙丘上的建筑纯属虚构，
从那深深的地层建筑起通天的阶梯。

啊，科威特，我的祖国，我的生命，我的
命运，
我只觉得迷失了方向，乱了步履。

请接受我的泪滴，抹净脂粉的虚迹，
乘为时不晚，在恸哭者面前苏醒、崛起。

这是不知酣睡的日月，
记忆的狂风将把瞌睡者席卷而去。

把你那火热的青春趋向希望，
世间没有僵立，抑或生命，抑或死亡
止息。

追回你那不配的过去，重拨那美妙的
旋律，
在阿拉伯人中高举火炬，驱尽暮霭的
昏迷。

我与来世

心啊，为什么你独自一人饱经磨难，
饮着苦酒，把日月熬渡？
为什么来世对我关闭门扉，
一古脑儿向我倾倒悲伤和愁苦？
如果我逾越了正确的界限，错想了未来
世界，
如果我言语有误，
真主阿，请赐予我你的宽恕，
尽管我内心深处的光华早已消无。
但我却未生怀疑，不曾进入歧途，
更不曾对你埋怨和愠怒，
始终脚踏信仰之地的大路。
但是，真主啊，
我却迷失了青春路程。
我最美的梦幻披上了黑色的雾，
忧愁和不安使我生活之花早落泥土。
啊，真主，
莫非你在《古兰经》首章中已经决定，
让我的人生渴望如梦幻蜃景，

让我的希冀如游弋云际的星宿？
我的生命如此自戕，我的青春如此死亡？
我那娇如嫩芽的心正白发滋生，
我日月的幻想正如流星沉落。
啊，真主，
我如此呼唤你，
你可能回答我？



灾 难

我是海湾的女儿，科威特姑娘，
凌霄傲气充溢我的胸膛，
萨巴赫家族的荣耀在我的血液中流淌，
我的子女就在家族之行……
暴虐者岂能在我们中间张狂，
把我们高贵的血液蹂躏残伤，
他们依据何法把我们统治，
玩弄我们高尚不变的价值？
莫非阿拉伯（主义）的血未将我们统一，
宽容和顺安的宗教^①未将我们团结
一方？
他们为什么重返分裂教派，
它不过是阴谋和中伤。
卑鄙小人撕碎了科威特的团结，
把我的同胞带向深渊之方。

我呼叫着同胞，莫非已经淡忘，

① 指伊斯兰教。

我们那甜密的夜晚，纯洁的时光？
炉边的夜谈醇甜芬芳，
我们俨然和睦之家一样，
谈话中饱含赞扬，
搏动着健康和善良，
请把那些夜晚的记忆还偿，
收起那干瘪冷漠之腔。
我们吸吮了海湾的乳汁，
曾生活在这荒漠之上。

我们的祖先扯起了风帆，
驾驭着狂暴的风浪。
莫在那危险的风口，
放置我们昔日荣耀的篇章，
为了高贵民族的未来，
切莫把人们羡慕的血缘斩断，
更不要像鸵鸟那样把头埋起，
最终结果恰是灾难一场。
正当防卫贵如海湾的珍珠，
是它高贵头顶上的王冠，
保护它莫受错误思想的损伤，
粉碎虐待的欲望。

啊，祖国，我正飘泊异乡，

把你那遥远的土地想往。
遥望见你的心思，
仿佛你就在我的怀抱中间。
我哭泣，我悲怆，我为你凄惶，
深怕痛苦残暴的灾难临降。
黎巴嫩的悲剧尚在继续，
并把那可怖的血色张扬，
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欺骗，
把你推向深渊之方。



苏阿德·萨巴赫诗集

——献给你,我的儿子

著 者: [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
主 编 译: 李光斌
译 者: 王 复
责任编辑: 伏 琥 柯 彦(特邀)
封面设计: 祝东平
版式设计: 龙 天
出 版: 中国和平出版社
印 刷: 时事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32 千
印 张: 2
版次印次: 199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37-296-0
1·51

(赠阅本)

إليك يا ولدي

إليك يا ولدي ..

إليك يا ولدي :
إلى من كان رجلاً رغم طفولة العمر ..
إلى من كان الأنيس ، والرفيق ، والصديق ،
في زمن تدرّ فيه هؤلاء ..
إلى من كان مباركاً ، وسقط كذلك ذكراه ..
إلى ولدي .. وإلى الأسماء اللواتي شابت
في عيونهن الدهوع .. أهدى كلماتي ..

سعاد